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六十八至七十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十二　史部

隋書卷六十八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樂杞國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歲賜爵雙泉伯七歲進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將諸兄並以弓馬自達愷獨好學博覽書

記解屬文多伎藝號為名父公子初為千牛累遷御正中大夫儀同三司高祖為丞相加上開府中大夫及践阼誅宇文氏愷初亦在殺中以其與周本别兄忻有功於國使人馳赦之僅而得免後拜營宗廟副監太子左庶子廟成别封甑山縣公邑千戶及遷都上以愷有巧思詔領營新都副監高熲雖總大綱凡所規畫皆出於愷後決渭水達河以通運漕詔愷總督其事後拜萊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誅除名於家久不得調會朝廷

以魯班故道久絶不行令愷修復之旣而上建仁壽宮訪可任者右僕射楊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歲餘拜仁壽宮監授儀同三司尋為將作少監文獻皇后崩愷與楊素營山陵事上善之復爵安平郡公邑千戸煬帝即位遷都洛陽以愷為營東都副監尋遷將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於是東京制度窮極壯麗帝大悅之進位開府拜工部尚書及長城之役詔愷規度之時帝北巡欲誇戎狄令愷為大帳其下坐數

千人帝大悅賜物千叚又造觀風行殿上容侍衛者數百人離合為之下施輪軸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見之莫不驚駭帝彌悅焉前後賞賚不可勝紀自永嘉之亂明堂廢絶隋有天下將復古制議者紛然皆不能決愷博考羣籍奏明堂議表曰臣聞在天成象房心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陽之位觀雲告月順生殺之序五室九宫統人神之際金口木舌發令兆民玉瓚黄琮式嚴宗祀何嘗不矜莊扆宁盡妙思於規摹凝睟

冕旒致子來於矩𧼈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辯乘乾咸五登三復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緒用百姓之異心驅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無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寶吐醴飛甘造物資生澄源反朴九圍清謐四表削平襲我衣冠齊其文軌茫茫上玄陳珪璧之敬肅肅清廟感霜露之誠正金奏九韶六莖之樂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禮乃卜瀍西爰謀洛食辨方面勢仰稟神謀敷土濬川為民立極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詔下

臣占星揆日於是採崧山之祕簡披汶水之靈圖訪通
議於殘亡購冬官於散逸總集衆論勒成一家昔張衡
渾象以三分為一度裴秀輿地以二寸為千里臣之此
圖用一分為一尺推而演之冀輪奐有序而經構之旨
議者殊途或以綺井為重屋或以圓楣為隆棟各以臆
說事不經見今録其疑難為之通釋皆出證據以相發
明議曰臣愷謹案淮南子曰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甘
雨以時五穀蕃植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終歳

獻貢以時嘗穀祀於明堂明堂之制有蓋而無四方風雨不能襲燥濕不能傷遷延而入之臣愷以為上古朴畧剏立典刑尚書帝命驗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顯紀黑曰玄矩蒼曰靈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總章周官考工記曰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博四脩一注云脩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令堂脩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脩之一則明堂博十七

步半也臣愷按三王之世夏最為古從質尚文理應漸就寛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為論理恐不爾記云堂脩七博四脩若夏度以步則應脩七步注云令堂脩十四步乃是增益記文殷周二堂獨無加字便是其義類例不同山東禮本輙加二七之字何得殷無加尋之文周闕增筵之義研覈其趣或是不然讐校古書並無二字此乃桑間俗儒信情加減黄圖議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為兩杼間馬宫之

言止論堂之一面據此為準則三代堂基並方得為上圓之制諸書所説並云下方鄭注周官獨為此義非直與古違異亦乃乖背禮文尋文求理深恐未愜尸子曰殷人陽館考工記曰殷人重屋堂脩七尋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脩七尋五丈六尺放夏周則其博九尋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禮記明堂位曰天子之廟複廟重檐鄭注云複廟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廟及露

寢皆如明堂制禮圖云於內室之上起通天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宫之數其聲濁君之象也大戴禮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戸八牖以茅葢上圓下方外水曰壁雝赤綴戸白綴牖堂高三尺東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生於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於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明堂周書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博六尺三寸室居內方百尺室內方六十尺戸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

明堂太廟露寢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棟重廊累屋也禮圖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階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與月令同並不論尺丈臣愷案十二階雖不與禮合一月一階非無理思黄圖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圓楣徑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圓象天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陰之變數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戸法極陰之變數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數八達象八風法八卦通

天臺徑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黃鍾九九之數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階三等法三統堂四向五色法四時五行殿門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門堂長四丈取大室三之二垣高無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陰也水四周於外象四海圓法陽也水濶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氣水内徑三丈應覲禮經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無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議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

八月起明堂辟雍長安城南門制度如儀一殿垣四面門八觀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會築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於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賢百辟卿士有益者於是秩而祭之親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進之因班時令宣恩澤諸侯王宗室四夷君長匈奴西國侍子悉奉貢助祭禮圖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圓下方上圓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

室八牎八九七十二法一時之王室有二戸二九十八戸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壇高三尺土階三等胡伯始注漢官云古清廟葢以茅今葢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政頒常複廟重屋八達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綜注云複重廇覆謂屋平覆重棟也續漢書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於明堂五帝坐各處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犢奏樂如南郊臣愷按詩云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我將我享維牛維羊據此則備太牢之祭今云一犢恐與古殊自晉以前未有鷄尾其圓牆壁水一依本圖晉起居注裴頠議曰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為一殿以崇嚴祀其餘雜碎一皆除之臣愷按天垂象聖人則之辟雍之星既有圖狀晉堂方構不合天文既闕重樓又無壁水空堂乖五室之義直殿違九階之文非古欺天一何過甚後魏於北臺城南造圓牆在壁水外門在水内迥立不與

牆相連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間通巷違舛處多其室皆用墼累極成褊陋後魏樂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議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詔斷從五室後元乂執政復改為九室遭亂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牆宇規範擬則太廟唯十二間以應朞數依漢汶上圖儀設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對饗鼎俎簠簋一依廟禮梁武即位之後移宋時太極殿以為明堂無室十二間禮疑議云祭用純漆俎瓦樽文於郊質

於廟止一獻用清酒平陳之後臣得目觀遂量步數記其尺丈猶見基内有焚燒殘柱毀斫之餘入地一丈儼然如舊柱下以樟木為跗長丈餘濶四尺許兩兩相並瓦安數重宫城處所乃在郭内雖湫隘卑陋未合規摹祖宗之靈得崇嚴祀周齊二代闕而不修大饗之典於馬靡託自古明堂圖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劉熙阮諶劉昌宗等作三圖畧同一是後漢建武三十年作禮圖有本不詳撰人臣遠尋經傳傍求子史研究衆説總撰今

圖其樣以木為之下為方堂堂有五室上為圓觀觀有四門帝可其奏會遼東之役事不果行以度遼之功進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時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謚曰康撰東都圖記二十卷明堂圖議二卷釋疑一卷見行於世子儒童游騎尉少子溫起部承務郎

閻毗

閻毗榆林盛樂人也祖進魏本郡太守父慶周上柱國寧州總管毗七歲襲爵石保縣公邑千戸及長儀貌矜

嚴頗好經史受漢書於蕭該畧通大旨能篆書工草隸
尤善畫為當時之妙周武帝見而悅之命尚清都公主
宣帝即位拜儀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禪以技藝
侍東宮數以瑚麗之物取悅於皇太子由是甚見親待
每稱之於上尋拜車騎宿衛東宮上嘗遣高熲大閱於
龍臺澤諸軍部伍多不齊整唯毗一軍法制肅然熲言
之於上特蒙賜帛俄兼太子宗衛率長史尋加上儀同
太子服翫之物多毗所為及太子廢毗坐杖一百與妻

子俱配為官奴婢後二歳放免為民煬帝嗣位盛脩軍器以毗性巧諳練舊事詔典其職尋授朝請郎毗立議輦輅車輿多所增損語在輿服志擢拜起部郎帝嘗大備法駕嫌屬車太多顧謂毗曰開皇之日屬車十有二乘於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駕車不足以益文物朕欲減之從何為可毗對曰臣初定數共宇文愷參詳故實據漢胡伯始蔡邕等議屬車八十一乘此起於秦遂為後式故張衡賦云屬車九九是也次及法駕三分減

一為三十六乘此漢制也又據宋孝建時有司奏議晉遷江左惟設五乘尚書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議無九國三十六乘無所準憑江左五乘儉不中禮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數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準此設十二乘開皇平陳因以為法令憲章往古大駕依秦法駕依漢小駕依宋以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駕宜三十六法駕宜用十二小駕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類也長城之役毗總其事及帝有事恒岳詔毗營立壇場尋轉

殿内丞從幸張掖郡高昌王朝於行所詔毗持節迎勞遂將護入東都尋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領右翊衛長史營建臨朔宫及征遼東以本官領武賁郎將典宿衛時衆軍圍遼東城帝令毗詣城下宣諭賊弓弩亂發所乘馬中流矢毗顔色不變辭氣抑揚卒事而去尋拜朝請大夫遷殿内少監又領將作少監事後復從帝征遼東會楊玄感作逆帝班師兵部侍郎

斛斯政奔遼東帝令毗率騎二千追之不及政據高麗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詔徵還從至高陽暴卒時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贈殿内監

何稠 劉龍 黄亘 弟衮

何稠字桂林國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斲玉稠性絶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餘歲遇江陵陷隨妥入長安仕周御飾下士及高祖為丞相名補參軍兼掌細作署開皇初授都督累遷御府監歴太府丞稠博覽古圖

多識舊物波斯嘗獻金縣錦袍組織殊麗上命稠為之稠錦既成踰所獻者上甚悅時中國久絶琉璃之作匠人無敢厝意稠以緑瓷為之與真不異尋加員外散騎侍郎開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衆為亂詔稠召募討之師次衡嶺遣使者諭其渠帥洞主莫崇解兵降欵桂州長史王文同鏁崇以詣稠所稠詐宣言曰州縣不能綏養致邊民擾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釋之引崇共坐并從者四人為設酒食而遣之崇大悅歸洞不設備稠至五

更掩入其洞悉發俚兵以臨餘賊象州逆帥杜條遼羅州逆帥龎靖等相繼降欵分遣建州開府梁昵討叛夷羅壽羅州刺史馮暄討賊帥李大檀並平之傳首軍門承制署首領為州縣官而還衆皆悅服有欽州刺史寗猛力帥衆迎軍初猛力倔强山洞欲圖為逆至是惶懼請身入朝稠以其疾篤因示無猜貳遂放還州與之約曰八九月間可詣京師相見稠還奏狀上意不懌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謂稠曰汝前不將猛力來今竟死矣稠

曰猛力共臣為約假令身死當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來初猛力臨終誡其子長真曰我與大使為約不可失信於國士汝葬我訖即宜上路長真如言入朝上大悅曰何稠著信蠻夷乃至於此以勲授開府仁壽初文獻皇后崩與宇文愷參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漸見親昵及上疾篤謂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令我方死宜好安置屬此何益但不能忘懷耳魂其有知當相見於地下上因攬太子頸謂曰何稠用心我付

以後事動靜當共平章大業初煬帝將幸揚州謂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業服章文物闕畧猶多卿可討閱圖籍營造輿服羽儀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於是營黃麾三萬六千人仗及車輿輦輅皇后鹵簿百官儀服依期而就送於江都所役工十萬餘人用金銀錢物鉅億計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選部郎薛邁等勾覈之數年方竟毫釐無舛稠參會今古多所改創魏晉以來皮弁有纓而無笄導稠曰此古田獵之服也今服以

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導自裯始也又從省之服初無佩綬裯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去印綬兼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舊制五輅於轅上起箱天子與參乘同在箱内裯曰君臣同所過為相逼乃廣為盤輿别構欄楯侍臣立於其中於内復起須彌平坐天子獨居其上自餘麾幢文物增損極多事見威儀志帝復令裯造戎車萬乘鉤陳八百連帝善之以裯守太府卿後三歲兼領少府監遼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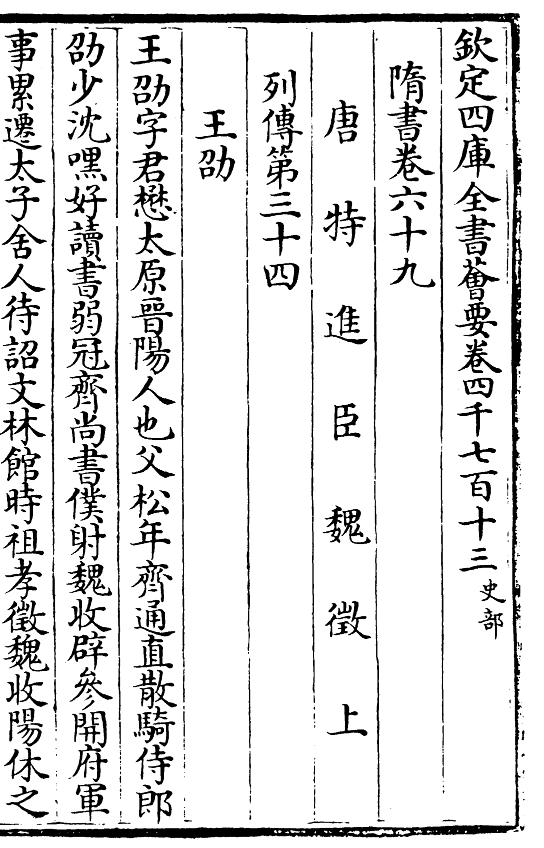
之役攝右屯衛將軍領御營弩手三萬人時工部尚書宇文愷造遼水橋不成師不得濟右屯衛大將軍麥鐵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橋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於遼左與賊相對夜中施之其城周迴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圍置闕面别一觀觀下三門遲明而畢高麗望見謂若神功是歲加金紫光禄大夫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從至遼左十二年加右光禄大夫從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亂以為

工部尚書化及敗陷於竇建德建德復以為工部尚書舒國公建德敗歸於大唐授將作少匠卒開皇時有劉龍者河間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齊後主知之令修三爵臺甚稱旨因而歷職通顯及高祖踐阼大見親委拜右衛將軍兼將作大匠遷都之始與高熲參掌制度代號為能大業時有黄亘者不知何許人也及其弟袞俱巧思絶人煬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將作於時改創多務亘袞每參典其事凡有所為何稠先令亘袞立樣當時

工人皆稱其善莫能有所損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騎侍郎

史臣曰宇文愷學藝兼該思理通贍規矩之妙參蹤班爾當時制度咸取則馬其起仁壽宫營建洛邑要求時幸窮侈極麗使文皇失德煬帝亡身危亂之源抑亦此之由至於考覽書傳定明堂圖雖意過其通有足觀者毗稠巧思過人頗習舊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二代之文物雖失之於華盛亦有可傳於後馬

隋書卷六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七百十三 史部

隋書卷六十九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四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晉陽人也父松年齊通直散騎侍郎劭少沈嘿好讀書弱冠齊尚書僕射魏收辟參開府軍事累遷太子舍人待詔文林館時祖孝徵魏收陽休之

等嘗論古事有所遺忘討閱不能得因呼劭問之劭具論所出取書驗之一無舛誤自是大為時人所許稱其博物後遷中書舍人齊滅入周不得調高祖受禪授著作佐郎以母憂去職在家著齊書時制禁私撰史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書覽而悅之於是起為員外散騎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鑽燧改火之義近代廢絶於是上表請變火曰臣謹案周官四時變火以救時疾明火不數變時疾必興聖人作法豈徒然

也在晉時有以洛陽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續不滅火色變青昔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果然車輞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荄火氣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舊火理應有異伏願遠遵先聖於五時取五木以變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縱使百姓習久未能頓同尚食内厨及東宫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從之劭又言上有龍顏戴干之表指示羣臣上大悅賜物數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昔

周保定二年歲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變清十里鏡澈齊氏以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興公始作隋州刺史歴年二十隋果大興臣謹案易坤靈圖曰聖人受命瑞先見於河河者最濁未能清也竊以靈貺休祥理無虚發河清啟聖實屬大隋午為鶉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數地數既得受命之辰允當先見之兆開皇初邵州人楊令悊近河得青石圖一紫石圖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

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圖剖為兩段有楊樹之形黄根紫葉汝水得神龜腹下有文曰天卜楊興安邑掘地得古鐵板文曰皇始天年賫楊鐵券王興同州得石龜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異龍圖何以用石石體久固義與上名符合龜腹七字何以著龜龜亦久固兼是神靈之物孔子歎河不出圖洛不出書今於大隋聖世圖書屢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龍鬬白者勝黑者死大象元年夏滎陽汴水北有龍鬬初見白氣

屬天自東方歷陽武而來及至白龍也長十許丈有黑龍乘雲而至兩相薄乍合乍離自午至申白龍升天黑龍墜地謹案龍君象也前鬬於亳州周村者蓋象至尊以龍鬬之歲為亳州總管遂代周有天下後鬬於滎陽者滎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龍從東方來歷陽武者蓋象至尊將登帝位從東第入自崇陽門也西北升天者當乾位天門坤靈圖曰聖人殺龍龍不可得而殺皆盛氣也又曰泰姓商名宮黄色長八尺六十世河龍以

正月辰見白龍與五黑龍鬬白龍陵故泰人有命謹案此言皆為大隋而發也聖人殺龍者前後龍死是也姓商者皇家於五姓為商也名宮者武元皇帝諱於五聲為宮黃色者隋色尚黃長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長八尺河龍以正月辰見者泰正月卦龍見之所於京師為辰地白龍與黑龍鬬者亳州滎陽龍鬬是也勝龍所以白者楊姓納音為商至尊又辛酉歲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龍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稱五者周閔明武

宣靖凡五帝趙陳代越當五王一時伏法亦當五數白龍陵者陵猶勝也鄭玄說陵當為除凡鬬能去敵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鑿度曰泰表戴干鄭玄注云表者人形體之彰識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見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氂坤靈圖所云字字皆驗緯書又稱漢四百年終如其言則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則倍之稽覽圖云太平時陰陽

和合風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險故風有遲疾雖太平之政猶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鳴條故欲風於亳亳者陳留也謹案此言盖明至尊者為陳留公世子亳州總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黨以成太平之風化也在大統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陳留公是時齊國有祕記云天王陳留入并州齊王高洋為是誅陳留王彭樂其後武元皇帝果將兵入并州周武帝時望氣者云亳州有天子氣於是殺亳州刺史紇豆陵恭至尊代

為之又陳留老子祠有枯柏世傳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枯柏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吾道復行至齊枯柏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枯樹東南狀如繖聖主從此去及至尊敎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柏枝迴抱其枯枝漸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衆事太平主出於亳州陳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覽圖又云治道得則陰物變為陽物鄭玄注云葱變為韭亦是謹案自六年以來遠近山石多變為玉石為陰玉

為陽又左衛園中葱皆變為韭上覽之大悅賜物五百段未幾劭復上書曰易乾鑿度曰隨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享于西山隨者二月卦陽德施行藩決難解萬物隨陽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係之維持之明被陽化而陰隨從之也易稽覽圖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傳為復五月貞之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動星墜陽衛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趙地動北方三十日千里馬數至謹案凡此易緯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隨者

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陽德施行者明楊氏之德教施行於天下也藩決難解者明當時藩鄣皆是通決險難皆解散也萬物隨陽而出者明天地間萬物盡隨楊氏而出見也上六欲九五拘係之者五為王六為宗廟明宗廟神靈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禮係民以義也拘民以禮係民以義此二句亦是乾鑿度之言維持之者明能以綱維持正天下也被陽化而欲陰隨之者明陰類被服楊氏之風化莫不隨從陰

謂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歲二月幸西山仁壽宫也凡四稱隨三稱陽欲美隋楊丁寧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樂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為周氏任理内政也一年傳為復者復是坤之一世卦陽氣初生言周宣帝崩後一年傳位與楊氏也五月貿之從東北來立者貿之當為真人字之誤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當在此時至尊謙讓而逆天意故踰年乃立

昔為定州總管在京師東北本而言之故曰眞人從東北來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興言營大興城邑也西北地動星墜者盖天意去周授隋故變動也陽衛者言楊氏得天衛助屯十一月神人從中山出者此卦動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總管將從中山而出也趙地動者中山為趙地以神人將去故變動也北方三十日者盖至尊從北方將往亳州之時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馬者盖至尊舊所乘騧騮馬也屯卦震下坎

上震於馬作足坎於馬為美脊是故騧騮馬脊有肉鞍
行則先作弄四足也數至者言歷數至也河圖帝通紀
曰形瑞出變矩衡赤應隨叶靈皇河圖皇參持曰皇辟
出承元訖道無為治率被遂矩戲作術開皇色握神日
投輔提象不絕立皇後翼不格道終始德優劣帝任政
河曲出叶輔嬉爛可述謹案凡此河圖所言亦是大隋
符命形瑞出變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謂璿璣
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則為之變動

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緯伏戲矩衡神鄭玄注亦以為法玉衡之神與此河圖矩衡義同赤應隋者言赤帝降精感應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為赤帝天子叶靈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靈天皇大帝也又年號開皇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謂至尊受命出為天子也承元訖者言承周天元終訖之運也道無為治率者治下脫一字言大道無為治定天下率從被遂矩戲作述者

矩法也昔遂皇握機矩伏戲作八卦之術言大隋被服
三皇之法術也遂皇機矩語見易緯開皇色者言開皇
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羣神明照如日也又開皇
以來日漸長亦其義投輔提者言投授政事於輔佐使
之提挈也象不絕者法象不廢絕也立皇後翼不格者
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為皇家後嗣而其輔翼之人不
能至於善也道終始德優劣者言前東宮道終而德劣
今皇太子道始而德優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親

任政事而邵州河濱得石圖也叶輔嬉爛可述者叶合也嬉興也言羣臣合心輔佐以興政治爛然可紀述也所以於皇參持帝道紀二篇陳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盡在隋也上大悦以劭為至誠寵錫日隆時有人於黄鳳泉浴得二白石頗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為字復言有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雙鳳青龍朱雀騶虞玄武各當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門地户人門

鬼門閉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鳥其鳥皆人面則抱朴子所謂千秋萬歲也其小玉亦有五嶽却非蚪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雲控鶴之象別有異狀諸神不可盡識盖是風伯雨師山精海若之類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鉤陳北斗三公天將軍土司空老人天倉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宮諸字本無行伍然往往偶對於大玉則有皇帝姓名並臨南面與日字正鼎足復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長壽也皇后二

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於次玉則皇帝名與九千字次比兩揚字與萬年字次比隋與吉字正並盖明長久吉慶也劭復廻互其字作詩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為誠賜帛千匹劭於是採民間歌謡引圖書䜟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為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仁壽中文獻皇后崩劭復上言曰佛說人應生天

上及上品上生無量壽國之時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
妓樂來迎之如來以明星出時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
聖德仁慈福善禎符備諸秘記皆云是妙善菩薩臣謹
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壽宮内再雨金銀之花二十三日
大寳殿後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時永安宮北有自然
種種音樂震滿虛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
與經文所說事皆符驗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遷化不
在仁壽大興宮者盖避至尊常居正處也在永安宮者

象京師之永安門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後二日苑内夜有鍾聲三百餘處此則生天之應顯然也上覽而且悲且喜時蜀王秀以罪廢上顧謂劭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劭進曰自古聖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餘各異德堯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觀周有三監上然其言其後上夢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謂彭曰死生當與爾俱劭曰此夢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

如山也彭猶彭祖李猶李老二人扶持實為長壽之徵
上聞之喜見容色其年上崩未幾崔彭亦卒煬帝嗣位
漢王諒作亂帝不忍加誅劭上書曰臣聞黃帝滅炎盖
云母弟周公誅管信亦天倫叔向戮叔魚仲尼謂之遺
直石碏殺石厚丘明以為大義此皆經籍明文帝王常
法今陛下置此逆賊度越前聖含弘寛大未有以謝天
下謹案賊諒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則同姓異
德則異姓故黃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

青陽夷鼓與黃帝同為姬姓諒既自絶請改其氏劭以
此求媚帝依違不從遷祕書少監數載卒官劭在著作
將二十年專典國史撰隋書八十卷多錄口勅又採迂
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為其題目辭義繁
雜無足稱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將善惡之迹堙没
無聞初撰齊誌為編年體二十卷復為齊書紀傳一百
卷及平賊記三卷或文詞鄙野或不軌不物駭人視聽
大為有識所嗤鄙然其採擿經史謬誤為讀書記三十

卷時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學暨乎暮齒篤好經史遺落世事用思既專性頗恍忽每至對食閉目凝思盤中之肉輙為僕從所噉劭弗之覺唯責肉少數罰厨人厨人以情白劭劭依前閉目伺而獲之厨人方免笞辱其專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陳郡陽夏人也其後寓居丹陽祖昻父君正俱為梁侍中充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黨至門時

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戲充曰棊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答曰唯絺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仕陳年十七為秘書郎歷太子舍人晉安王文學吏部侍郎散騎常侍及陳滅歸國歷蒙鄜二州司馬充性好道術頗解占候由是領太史令時上將廢皇太子正窮治東宮官屬充見上雅信符應因希旨進曰比觀玄象皇太子當廢上然之充復表奏隋興已後日景漸長曰開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爾漸短至十

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陽測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爾漸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鄭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於舊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於舊影三寸七分日去極近則影短而日長去極遠則影長而日短行内道則去極近外道則去極遠堯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據昴星昏中則知堯時

仲冬日在須女十度以歷數推之開皇已來冬至日在斗十一度與唐堯之代去極並近謹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璣得常天帝崇靈聖王祖功京房别對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啟運上感乾元影短日長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告天下將作役功因加程課丁匠苦之仁壽初充言上本命與陰陽律吕合者六十餘條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載誕之初非止神光瑞氣嘉祥應感至於本命行年生月

生日並與天地日月陰陽律呂運轉相符表裏合會此
誕聖之異寶歷之元今與物更新改年仁壽歲月日子
還共誕聖之時並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壽之理故知
洪基長筭永永無窮上大悅賞賜優崇儕輩莫之比仁
壽四年甲子歲煬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寶奏言
去歲冬至日景逾長今歲皇帝即位與堯受命年合昔
唐堯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十一月
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當上元第一紀甲子天正

十一月庚戌冬至正與唐堯同自放勲以來凡經八上元其間緜代未有仁壽甲子之合謹案第一紀甲子太一在一宮天目居武德陰陽歴數並得符同唐堯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命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並當六合允一元三統之期合五紀九章之會共帝堯同其數與皇唐比其蹤信所謂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諷齊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賀其後熒惑守太微者數旬于時繕治宮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稱陛下修德熒惑退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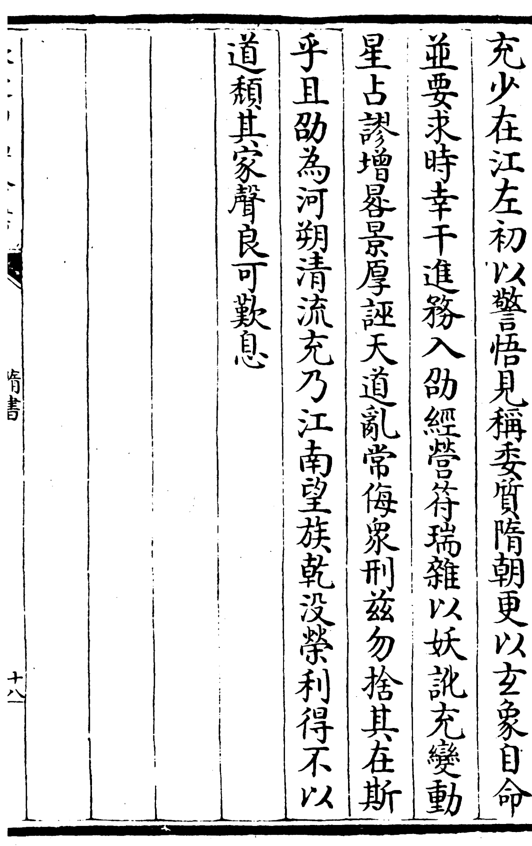
百僚畢賀帝大喜前後賞賜將萬計時軍國多務充候
帝意欲有所為便奏稱天文見象須有改作以是取媚
於上大業六年遷內史舍人從征遼東拜朝請大夫祕
書少監其後天下亂帝初罹鴈門之厄又盜賊益起帝
心不自安充復假託天文上表陳嘉瑞以媚於上曰臣
聞上天輔德皇天福謙七政斯齊三辰告應伏惟陛下
握錄圖而馭黔首提萬善而化八紘以百姓為心匪以
一人受慶先天罔違所欲後天必奉其時是以初膺寶

歴正當上元之紀乾之初九又與天命符會斯則聖人冥契故能動合天經謹案去年已來玄象星瑞毫釐無爽謹録尤異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狀七事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營聲如崩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復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當北方依占頻二夜流星墜賊所賊必敗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頻有兩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東北流依占北斗主殺伐賊必敗其四歳星主福德頻行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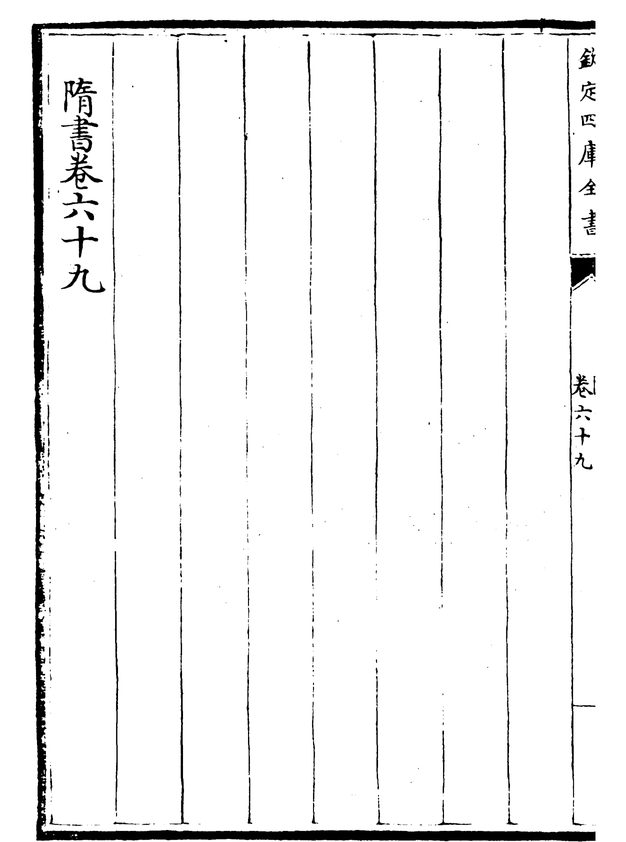
都二處分野依占國家之福其五七月内熒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賊必敗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從東北向西南落賊帥盧明月營破其檣車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漢鎮北有赤氣亘北方突厥將亡之應也依勘城録河南洛陽並當甲子與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無所慮旋觀往政側聞前古彼則異時間出今則一朝總萃豈非天賛有道助殲兇孽方清九夷於東獩

沉五狄於北溟告成岱岳無為汾水書奏帝大悅超拜祕書令親待逾昵帝每欲征討充皆預知之乃假託星象獎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殺逆之際并誅充時年七十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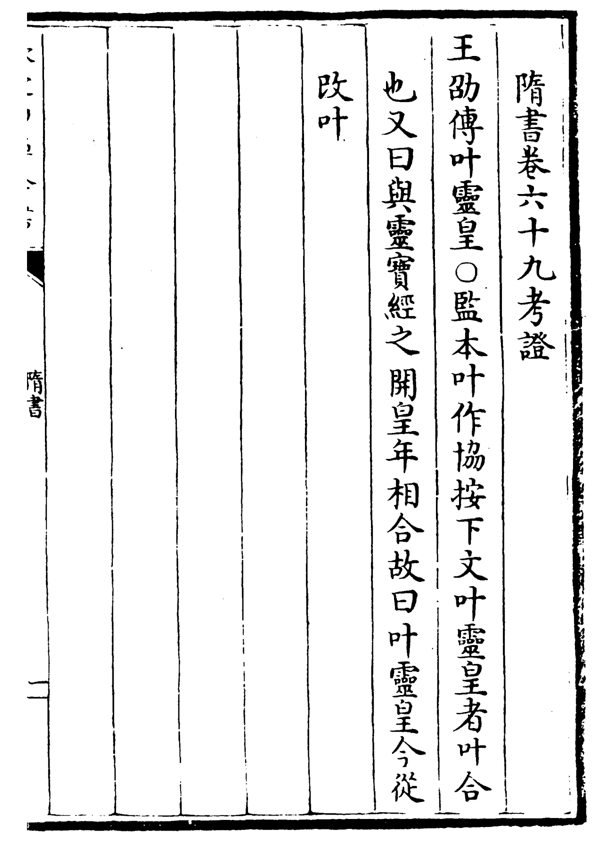
史臣曰王劭爰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學不倦究極羣書搢紳洽聞之士無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齊書兼修隋典好詭怪之說尚委巷之談文詞鄙穢體統繁雜直愧南董才無遷固徒煩翰墨不足觀採



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見稱委質隋朝更以玄象自命並要求時幸干進務入劭經營符瑞雜以妖訛充變動星占謬增晷景厚誣天道亂常侮衆刑茲勿捨其在斯乎且劭為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乾沒榮利得不以道頹其家聲良可歎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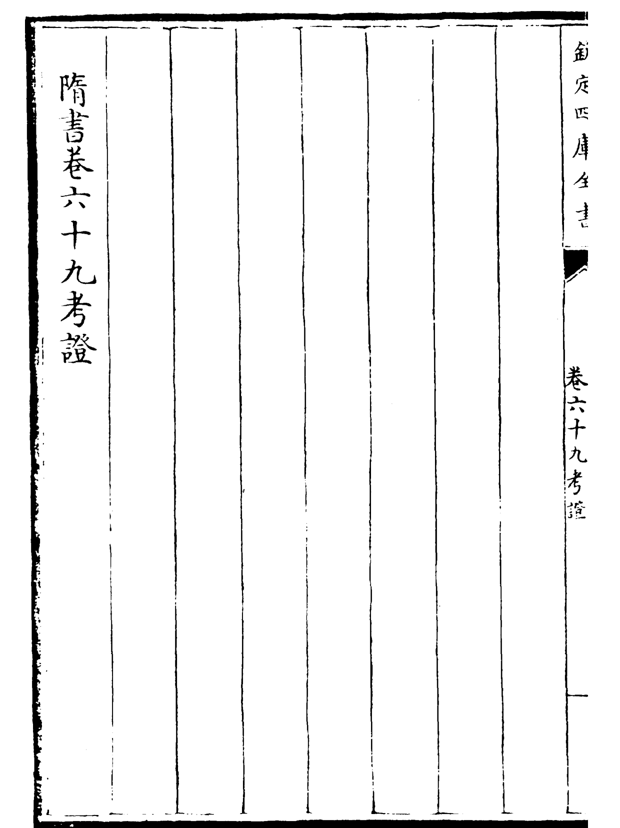


隋書卷六十九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王劭傳叶靈皇○監本叶作協按下文叶靈皇者叶合也又曰與靈寶經之開皇年相合故曰叶靈皇今從改叶



隋書卷六十九考證

隋書卷七十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五

楊玄感 李子雄 趙元淑 斛斯政 劉元進

楊玄感司徒素之子也體貌雄偉美鬚髯少時晚成人多謂之癡其父每謂所親曰此兒不癡也及長好讀書便騎射以父軍功位至柱國與其父俱為第二品朝會

則齊列其後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廷獲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潛布耳目察長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贓汙者纎介必知之往往發其事莫敢欺隱吏民敬服皆稱其能後轉宋州刺史父憂去職歲餘起拜鴻臚卿襲爵楚國公遷禮部尚書性雖驕倨而愛重文學四海知名之士多趨其門自以累世尊顯有盛名於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將吏復見朝綱漸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與諸

弟潛謀廢帝立秦王浩及從征吐谷渾還至大斗拔谷時從官狼狽玄感欲襲擊行宮其叔慎謂玄感曰士心尚一國未有釁不可圖也玄感乃止時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陰求將領謂兵部尚書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國恩寵踰涯分自非立效邉裔何以塞責若方隅有風塵之警庶得執鞭行陣少展絲髮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於帝帝嘉之顧謂羣臣曰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故不虛也於是賚物千段禮遇益隆

頗預朝政帝征遼東命玄感於黎陽督運于時百姓苦役天下思亂玄感遂與武賁郎將王仲伯汲郡贊治趙懐義等謀議欲令帝所軍衆飢餒每為逗遛不時進發帝遲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揚言曰水路多盜賊不可前後而發其弟武賁郎將玄縱鷹揚郎將萬碩並從幸遼東玄感潛遣人名之時將軍來護兒以舟師自東萊將入海趣平壤城軍未發玄感無以動衆乃遣家奴偽為使者從東方來謬稱護兒失軍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陽

縣閉城大索男夫於是取驅布為年甲署官屬皆準開皇之舊移書傍郡以討護兒為名各令發兵會於倉所以東光縣尉元務本為黎州刺史趙懷義為衛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禕為懷州刺史有衆且一萬將襲雒陽唐禕至河内馳往東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書樊子蓋等大懼勒兵備禦修武縣民相率守臨清關玄感不得濟遂於汲郡南渡河從亂者如市數日屯兵上春門衆至十餘萬子蓋令河南贊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戰敗遲

洛父老競致牛酒𤣥感屯兵尚書省每誓衆曰我身為
上柱國家累鉅萬金至於富貴無所求也今者不顧破
家滅族者但為天下解倒懸之急救黎元之命耳衆皆
悦詰轅門請自效者日有數千與樊子蓋書曰夫建忠
立義事有多途見機而作蓋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於
桐宫霍光廢劉賀於昌邑此並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陳
高祖文皇帝誕膺天命造兹區宇在琁璣以齊七政握
金鏡以馭六龍無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

承寶歷宜固洪基乃自絕於天殄民敗德頻年肆眚盜賊於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為之凋盡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躭玩鷹犬禽獸皆離其毒朋黨相扇貨賄公行納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轉輸不息徭役無期士卒填溝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則千里無煙江淮之間則鞠為茂草玄感世荷國恩位居上將先公奉遺詔曰好子孫為我輔弼之惡子孫為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順民心廢此淫昏更立明哲今四海同心九州

嚮應士卒用命如赴私讎民庶相趍義形公道天意人事較然可知公獨守孤城勢何支久願以黔黎在念社稷為心勿拘小禮自貽伊戚誰謂國家一旦至此執筆潸泫言無所具遂進逼都城刑部尚書衛玄率衆數萬自關中來援東都以步騎三萬渡瀍澗挑戰玄感偽北玄逐之伏兵發前軍盡没後數日玄復與玄感戰兵始合玄感詐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玄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於是大潰擁八千人而去玄感驍勇

多力每戰親運長矛身先士卒喑嗚叱咤所當者莫不震慴論者方之項羽又善撫馭士樂致死由是戰無不捷玄軍日蹙糧又盡乃悉衆決戰陣於北邙一日之間戰十餘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斃玄感稍却樊子蓋復遣兵攻尚書省又殺數百人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攻元務本於黎陽武衛將軍屈突通屯河陽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發兵繼進右驍衛大將軍來護兒復來赴援玄感請計於前民部尚書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曉習

兵事若一渡河則勝負難決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濟則樊衛失援玄感然之將拒通子蓋知其謀數擊其營玄感不果進通遂濟河軍於破陵玄感為兩軍西抗衛玄東拒屈突通子蓋復出兵於是大戰玄感軍頻北復請計於子雄子雄曰東都援軍益至我師屢敗不可久留不如直入關中開永豐倉以振貧乏三輔可指麾而定據有府庫東面而爭天下此亦霸王之業會華陰諸楊請為鄉導玄感遂釋洛陽西圖關中宣言曰我已破

東都取關西矣宇文述等諸軍躡之至弘農宮父老遮
說玄感曰宮城空虛又多積粟攻之易下進可絕敵人
之食退可割宜陽之地玄感以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
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閿鄉上槃豆布陣亘五十里與
官軍且戰且行一日三敗復陣於董杜原諸軍擊之玄
感大敗獨與十餘騎竄林木間將奔上洛追騎至玄感
叱之皆懼而反走至葭蘆戍玄感窘迫獨與弟積善步
行自知不免謂積善曰事敗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

殺我積善抽刀斫殺之因自刺不死為追兵所執與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屍於東都市三日復臠而焚之餘黨悉平其弟玄奬為義陽太守將歸玄感為郡丞周琁玉所殺玄縱弟萬碩自帝所逃歸至高陽止傳舍監事許華與郡兵執之斬於涿郡萬碩弟民行官至朝請大夫斬於長安並具梟磔公卿請改玄感姓為梟氏詔可之初玄感圍東都也梁郡人韓相國舉兵應之玄感以為河南道元帥旬月間衆十餘萬攻剽郡縣至于襄

城遇玄感敗兵漸潰散為吏所執傳首東都

李子雄渤海蓨人也祖伯賁魏諫議大夫父桃枝東平太守與鄉人高仲密同歸於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壯志弱冠從周武帝平齊以功授帥都督高祖作相從韋孝寬破尉迥於相州拜上開府賜爵建昌縣公高祖受禪為驃騎將軍伐陳之役以功進位大將軍歷郴江二州刺史並有能名仁壽中坐事免漢王諒之作亂也煬帝將發幽州兵以討之時竇抗為幽州總管

帝恐其有二心問可任者於楊素素進子雄授大將軍拜廣州刺史馳至幽州止傳舍名募得千餘人抗恃素貴不時相見子雄遣人諭之後二日抗從鐵騎二千來詣子雄所子雄伏甲請與相見因禽抗遂發幽州兵步騎三萬自井陘以討諒時諒遣大將軍劉建略地燕趙正攻井陘相遇於抱犢山下力戰破之遷幽州總管尋徵拜民部尚書子雄明辯有器幹帝甚任之新羅嘗遣使朝貢子雄至朝堂與語因問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

皮弁遺象安有大國君子而不識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國無禮求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來此言之外未見無禮憲司以子雄失詞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復職從幸江都帝以仗衛不整顧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軍肅然帝大悦曰公真武侯才也尋轉右武候大將軍後坐事除名遼東之役帝令從軍自效因從來護兒自東平將指滄海會楊玄感反於黎陽帝疑之詔鎖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殺使者亡歸玄感玄感每請計於子雄語

在玄感傳及玄感敗伏誅籍没其家

趙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寶寧後以衆歸周授上開府寓居京兆之雲陽高祖踐阼恒典宿衛從同晉王伐陳先鋒遇賊力戰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令子元淑襲父本官賜物二千段元淑性踈宕不事生産家徒壁立後數歲授驃騎將軍將之官無以自給時長安富人宗連家累千金仕周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連獨奇之每求賢夫聞元淑如是請與相見連有風儀美談笑元

淑亦異之及至其家服翫居處擬於將相酒酣奏女樂
元淑所未見也元淑辭出連曰公子有暇可復來也後
數日復造之宴樂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謂元淑曰知公
子素貧老夫當相濟因問元淑所須盡買與之臨別元
淑再拜致謝連復拜曰鄙人竊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
一女願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為妻連
復送奴婢二十口良馬十餘匹加以縑帛錦綺及金寶
珍玩元淑遂為富人及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元淑從

楊素擊平之以功進位柱國拜德州刺史尋轉頴川太守並有威惠因入朝會司農不時納諸郡租穀元淑奏之帝謂元淑曰如卿意者幾日當了元淑曰如臣意不過十日帝即日拜元淑為司農卿納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悅焉禮部尚書楊玄感潛有異志以元淑可與共亂遂與結交多遺金寶遼東之役領將軍典宿衛加授光祿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復征高麗以元淑鎮臨渝及玄感作亂其弟玄縱自帝所逃歸路經臨渝元淑出其小

妻魏氏見玄縱對宴極歡因與通謀并受玄縱賂遺及玄感敗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屬吏元淑言與玄感結婚所得金寶則為財娉實無他故魏氏復言初不受金帝親臨問卒無異辭帝大怒謂侍臣曰此則反狀何勞重問元淑及魏氏俱斬於涿郡籍沒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書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騎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幹初為親衛後以軍功授儀同甚為楊素所禮大業中為尚書兵曹郎政有風

神每奏事未嘗不稱旨煬帝悅之漸見委信楊玄感兄
弟俱與之交遼東之役兵部尚書段文振卒侍郎明雅
復以罪廢帝彌屬意尋遷兵部侍郎于時外事四夷軍
國多務政處斷辯速稱為幹理玄感之反也政與通謀
及玄縱等亡歸亦政之計也帝在遼東將班師窮治玄
縱黨與內不自安遂亡奔高麗明年帝復東征高麗請
降求執送政帝許之遂鎖政而還至京師以政告廟左
翊衛大將軍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賊臣逆子何以懲肅請變常法帝許之於是將政出金光門縛政於柱公卿百僚並親擊射臠割其肉多有噉者噉後烹煮收其餘骨焚而揚之餘杭劉元進少好任俠為州里所宗兩手各長尺餘臂垂過膝煬帝興遼東之役百姓騷動元進自以相表非常陰有異志遂聚衆合亡命會帝復征遼東徵兵吳會士卒皆相謂曰去年吾輩父兄從帝征者當全盛之時猶死亡太半骸骨不歸今天下已罷敝是行也吾屬其

無遺類矣於是多有亡散郡縣捕之急既而楊玄感起於黎陽元進知天下思亂於是舉兵應之三吳苦役者莫不響至旬月衆至數萬將渡江而玄感敗吳郡朱爕晉陵管崇亦舉兵有衆七萬共迎元進奉以為主據吳郡稱天子爕崇俱為僕射署置百官毗陵東陽會稽建安豪傑多執長吏以應之帝令將軍吐萬緒光祿大夫魚俱羅率兵討焉元進西屯茅浦以抗官軍頻戰互有勝負元進保曲阿與朱爕管崇合軍衆至十萬緒進軍

逼之相持百餘日為緒所敗保於黄山緒復破之變戰死元進引趣建安休兵養士二將亦以師老頓軍自守俄而二將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發淮南兵擊之有大流星墜於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聲至吳郡而落于地元進惡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徑丈餘後數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進將兵拒戰殺千餘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柵元進遣兵人各持茅因風縱火世充大懼將棄營而遁遇反風火轉元進之

衆懼焼而退世充簡鋭卒掩擊大破之殺傷大半自是頻戰輒敗元進謂管崇曰事急矣當以死決之於是出挑戰俱為世充所殺其衆悉降世充坑之於黄亭㵎死者三萬人其餘黨往往保險為盜其後董道冲沈法興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戰爭不息逮於隋亡

李密　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眞鄉公衍之從孫也祖耀周邢國公父寛驍勇善戰幹畧過人自周及隋數經將領至柱國蒲山

郡公號為名將密多籌算才兼文武志氣雄遠常以濟
物為已任開皇中襲父爵蒲山公乃散家産賙贍親故
養客禮賢無所愛悋與楊玄感為刎頸之交後更折節
下帷耽學尤好兵書誦皆在口師事國子助教包愷受
史記漢書勵精忘勌愷門徒皆出其下大業初授親衛
大都督非其所好稱疾而歸及楊玄感在黎陽有逆謀
陰遣家僮至京師名密令與弟玄挺等同赴黎陽玄感
舉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為謀主玄感謀計於密密曰

愚有三計惟公所擇今天子出征遠在遼外地去幽州懸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間一道理極艱危今公擁兵出其不意長驅入薊直扼其喉前有高麗退無歸路不過旬月齎糧必盡舉麾一召其衆自降不戰而禽此計之上也又關中四塞天府之國有衛文昇不足為意今宜率衆經城勿攻輕齎鼓行務早西入天子雖還失其襟帶據險臨之故當必尅萬全之勢此計之中也若隨近逐便先向東都唐禕告之理當固

守引兵攻戰必延歲月勝負殊未可知此計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計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並在東都若不取之安能動物且經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計遂不行玄感既至東都皆捷自謂天下響應功在朝夕及獲韋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軍旅之事不專歸密福嗣既非同謀因戰被執每設籌畫皆持兩端後使作檄文福嗣固辭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謂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實懷觀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姦人在側聽其是非必為

所誤矣請斬謝衆方可安輯玄感曰何至於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謂所親曰楚公好反而不欲勝如何吾屬今為虜矣後玄感將西入福嗣竟亡歸東都時李子雄勸玄感速稱尊號玄感以問於密密曰昔陳勝自欲稱王張耳諫而被外魏武將求九錫荀彧止而見疎今者密欲正言還恐追蹤二子阿諛順意又非密之本圖何者兵起已來雖復頻捷至於郡縣未有從者東都守禦尚強天下救兵益至公當身先士衆早定關中迺欲急自

尊崇何示不廣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來護兒等軍且至玄感謂密曰計將安出密曰元弘嗣統強兵於隴右今可揚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關可得紿衆玄感遂以密謀號令其衆因引西入至陜縣欲圍弘農宮密諫之曰公今詐衆入西軍事在速況乃追兵將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據關退無所守大衆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從遂圍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於閿鄉追兵遂及玄感敗密間行入關與玄感從叔詢相隨匿於

馮翊詢妻之舍尋為鄰人所告遂捕獲囚於京兆獄是時煬帝在高陽與其黨俱送帝所在途謂其徒曰吾等之命同於朝露若至高陽必為葅醢今道中猶可為計安得行就鼎鑊不規逃避也衆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並留付公幸用相瘞其餘即皆報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許及出關外防禁漸弛密請通市酒食每讌飲喧譁竟夕使者不以為意行次邯鄲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牆而遁與王仲伯亡

抵平原賊帥郝孝德孝德不甚禮之備遭饑饉至削樹皮而食仲伯潛歸天水密詣淮陽舍於村中變姓名稱劉智遠聚徒教授經數月密鬱鬱不得志為五言詩曰金風蕩初節玉露凋晚林此夕窮塗士空軫鬱陶心眺聽良多感慷慨獨霑襟霑襟何所為悵然懷古意秦俗猶未平漢道將何冀樊噲市井徒蕭何刀筆吏一朝時運合萬古傳名器寄言世上雄虛生真可愧詩成而泣下數行時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趙他縣捕之密乃亡

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後君明從子懐義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會東郡賊帥翟讓聚黨萬餘人密歸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將潛勸讓害之密大懼乃因王伯當以策干讓讓遣說諸小賊所至輒降下讓始敬焉名與計事密謂讓曰今兵衆既多糧無所出若曠日持久則人馬困敝大敵一臨死亡無日未若直趣滎陽休兵館穀待士馬肥充然可與人爭利讓從之於是破金隄關掠滎陽諸縣城堡多下之滎陽太

守郇王慶及通守張須陀以兵討讓讓數為須陀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陀勇而無謀兵又驟勝既驕且狠可一戰而禽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破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讓與戰不利軍稍却密發伏自後掩之須陀衆潰與讓合擊大破之遂斬須陀於陣讓於是令密建牙別統所部密復說讓曰昬主蒙塵播蕩吳越蝟毛競起海内飢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統驍雄之旅宜當廓清天下誅剪羣

兇豈可求食草間常為小盜而已今東都士庶中外離心留守諸官政令不一明公親率大衆直掩興洛倉發粟以賑窮乏遠近孰不歸附百萬之衆一朝可集先發制人此機不可失也讓曰僕起隴畒之間望不至此必如所圖請君先發僕領諸軍便為後殿得倉之日當别議之密與讓領精兵七千人以大業十三年春出陽城北踰方山自羅口襲興洛倉破之開倉恣民所取老弱襁負道路不絶越王侗武賁郎將劉長恭率步騎二萬

五千討密密一戰破之長恭僅以身免讓於是推密為
主密城洛口周廻四十里以居之房彥藻說下豫州東
都大懼讓上密號為魏公密初辭不受諸將等固請乃
從之設壇場即位稱元年置官屬以房彥藻為左長史
邴元真右長史楊德方左司馬鄭德韜右司馬拜讓司
徒封東郡公其將帥封拜各有差長白山賊孟讓掠東
郡燒豐都市而歸密攻下鞏縣獲縣長柴孝和拜為護
軍武賁郎將裴仁基以武牢歸密因遣仁基與孟讓率

兵二萬餘人襲迴洛倉破之燒天津橋遂縱兵大掠東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敗僅以身免密復親率兵三萬逼東都將軍叚達武賁郎將高毗劉長恭等出兵七萬拒之戰於故都官軍敗走密復下迴洛倉而據之俄而德韜德方俱死復以鄭頲為左司馬鄭虔象為右司馬柴孝和說密曰秦地阻山帶河西楚背之而亡漢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迴洛翟讓守洛口明公親簡精銳西襲長安百姓孰不郊迎必當有征無戰既剋

京邑業固兵強方更長驅崤函掃蕩京洛傳檄指撝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競起實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臍何及密曰君之所圖僕亦思之久矣誠為上策但昏主尚在從兵猶衆我之所部並山東人既見未下洛陽何肯相隨西入諸將出於羣盜留之各競雌雄若然者殆將敗矣孝和曰誠如公言非所及也大軍既未可西出請間行覘隙密從之孝和與數十騎至陝縣山賊歸之者萬餘人密時兵鋒甚鋭每入苑與官軍連戰會密為

流矢所中臥於營内後數日東都出兵擊之密衆大潰棄迴洛倉歸洛口孝和之衆聞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輕騎歸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勁卒五萬來討密密逆拒之戰不利柴孝和溺死於洛水密甚傷之世充營於洛西與密相拒百餘日武陽郡丞元寶藏黎陽賊帥李文相洹水賊帥張昇清河賊帥趙君德平原賊帥郝孝德並歸於密共襲破黎陽倉據之周法明舉江黄之地以附密齊郡賊帥徐圓朗任城大俠徐師仁淮陽太守

趙他等前後欵附以千百數翟讓所部王儒信勸讓為大冡宰總統衆務以奪密權讓兄寬復謂讓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與人汝若不能作我當為之密聞其言有圖讓之計會世充列陣而至讓出拒之為世充所擊退者數百步密與單雄信等率精銳赴之世充敗走讓欲乘勝進破其營會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讓與數百人至密所欲為宴樂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將左右各分令就食諸門並設備讓不之覺也密引讓入坐有好弓出示

讓遂令讓射讓引滿將發密遣壯士蔡建自後斬之殞於牀下遂殺其兄寬及王儒信并其從者亦有死焉讓所部將徐世勣為亂兵所斫中重瘡密遽止之僅而得免單雄信等皆叩頭求哀密並釋而慰諭之於是率左右數百人詣讓本營王伯當邴元真單雄信等入營告以殺讓之意衆無敢動者乃令徐世勣單雄信王伯當分統其衆未幾世充夜襲倉城密逆拒破之斬武賁郎將費青奴世充復移營洛北南對鞏縣其後遂於洛水

造浮橋悉衆以擊密密與千騎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
薄其城下密簡銳卒數百人分為三隊出擊之官軍稍
却自相陷溺死者數萬人武賁郎將楊威王辯霍世舉
劉長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諸將率皆没于陣世充僅而
獲免不敢還東都遂走河陽其夜雨雪尺餘衆隨之者
死亡殆盡密於是修金墉故城居之衆三十餘萬復來
攻上春門留守韋津出拒戰密擊敗之執津於陣其黨
勸密即尊號密不許及義師圍東都密出軍爭之交綏

而退俄而宇文化及殺逆率衆自江都北指黎陽兵十餘萬密乃自率步騎二萬拒之會越王侗稱尊號遣使者授密太尉尚書令東南道大行臺行軍元帥魏國公令先平化及然後入朝輔政密遣使報謝焉化及與密相遇密知其軍少食利在急戰故不與交鋒又遏其歸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倉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與化及隔水而語密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破野頭耳父兄子弟並受隋室厚恩富貴累世至妻公主光榮隆

顯舉朝莫二荀國士之遇者當須國士報之豈容主上
失德不能死諫反因衆叛躬行殺虐誅及子孫傍立支
庶擅自尊崇欲規篡奪汙辱妃后枉害無辜不追諸葛
瞻之忠誠乃為霍禹之惡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
擁逼良善將欲何之今若速來歸我尚可得全後嗣化
及默然俯視良久乃瞋目大言曰共你論相殺事何須
作書語邪密謂從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圖為帝王
斯乃趙高聖公之流吾當折杖驅之耳化及盛修攻具

以逼黎陽倉城密領輕騎五百馳赴之倉城兵又出相應焚其攻具經夜火不滅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偽與和以敝其衆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兾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度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為流矢所中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陳智略張童仁等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初化及以輜重留於東郡遣其所署刑部尚書王軌守之至是軌舉郡降

密以軌為滑州總管密引兵而西遣記室參軍李儉朝於東都執殺煬帝人于弘達以獻越王侗侗以儉為司農少卿使之反命名密入朝密至溫縣聞世充已殺元文都盧楚等乃歸金墉世充既得擅權乃厚賜將士繕治器械人心漸鋭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請交易密初難之邴元真等各求私利遞來勸密密遂許焉初東都絶糧人歸密者日有數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雖據倉無府庫兵數戰不獲賞又厚撫初

附之兵於是衆心漸怨時遣邴元真守興洛倉元真起自微賤性又貪鄙宇文温疾之每謂密曰不殺元真公難未已密不荅而元真知之陰謀叛密揚慶聞而告密密固疑焉會世充悉衆來決戰密留王伯當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軍至令數百騎度御河密遣裴行儼率衆逆之會日暮暫交而退行儼孫長樂程齩金等驍將十數人皆遇重瘡密甚惡之世充夜潛濟師詰朝而陣密方覺之狼狽出戰於是敗績

與萬餘人馳向洛口世充夜圍偃師守將鄭頲為其部下所殺翻以城降世充密將入洛口倉城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矣密陰知之而不發其事因與衆謀待世充之兵半濟洛水然後擊之及世充軍至密候騎不時覺比將出戰世充軍悉已濟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騎而遁元真竟以城降於世充密衆漸離將如黎陽人或謂密曰殺翟讓之際徐世勣幾至於死今瘡猶未復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時王伯當棄金墉保河陽密以輕騎自武

牢度河以歸之謂伯當曰兵敗矣久苦諸君我今自刎請以謝衆衆皆泣莫能仰視密復曰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密身雖媿無功諸君必保富貴其府掾柳爕對曰昔盆子歸漢尚食均輸明公與長安宗族有疇昔之遇雖不陪起義然而阻東都斷隋歸路使唐國不戰而據京師此亦公之功也衆咸曰然密遂歸大唐封邢國公拜光禄卿

河東裴仁基字德本祖伯鳳周汾州刺史父定上儀同

仁基少驍武便弓馬開皇初為親衛平陳之役先登陷陣拜儀同賜物千段以本官領漢王諒府親信煬帝嗣位諒舉兵作亂仁基苦諫諒大怒因之於獄及諒敗帝嘉之超拜護軍數歲改授武賁郎將從將軍李景討叛蠻向思多於黔安以功進位銀青光祿大夫賜奴婢百口絹五百匹擊吐谷渾於張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祿大夫斬獲寇掠靺鞨拜左光祿大夫從征高麗進位光祿大夫帝幸江都李密據洛口令仁基為河南道討捕大

使據武牢以拒密及滎陽通守張須陁為密所殺仁基悉收其衆每與密戰多所斬獲時隋大亂有功者不録仁基見強寇在前士卒勞敝所得軍資即用分賞監軍御史蕭懷靜每抑止之衆咸怨怒懷靜又隂持仁基長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懼遂殺懷靜以其衆歸密密以為河東郡公其子行儼驍勇善戰密復以為絳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東都食盡悉衆詣偃師與密決戰密問計於諸將仁基對曰世充盡鋭而至洛下必虛可分兵

守其要路令不得東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却還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則此有餘力彼勞奔命兵法所謂彼出我歸彼歸我出數戰以疲之多方以誤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東都兵馬有三不可當器械精一也決計而來二也食盡求鬭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覬其敝彼求鬭不得欲走無路不過十日世充之首可懸於麾下單雄信等諸將輕世充皆請戰仁基苦爭不得密難違諸將之言戰遂大敗

仁基為世充所虜世充以其父子並驍鋭深禮之以兄女妻行儼及僭尊號署仁基為禮部尚書行儼為左輔大將軍行儼每有攻戰所當皆披靡號為萬人敵世充憚其威名頗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與世充所署尚書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長陳謙祕書丞崔德本等謀及令陳謙於上食之際持匕首以刼世充行儼以兵應於階下指麾事定然後出越王侗以輔之事臨發將軍張童仁知其謀而告之俱為世充所殺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興也非夫至德深仁格於天地有
豐功博利弘濟艱難不然則其道無由矣自周邦不競
隋運將隆武元高祖並著大功於王室平南國摧東夏
總百揆定三方然後變謳歌遷寶鼎于時匈奴驕倨勾
吳不朝既爭長于黃池亦飲馬於清渭高祖內綏外禦
日不暇給委心膂於俊傑寄折衝於爪牙文武爭馳羣
策畢舉服猾夏之虜掃黃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鎮環四
海以為池厚澤被於域中餘威震於殊俗煬帝蒙故業

踐丕基阻伊洛而固崤函跨兩都而總萬國矜歷數之在已忽王業之艱難不務以道恤人將以申威海外運拒諫之智騁飾非之辯恥轍迹之未遠忘德義之不修於是鑿通渠開馳道樹以柳杞隱以金槌西出玉門東踰碣石塹山堙谷浮河達海民力凋盡徭戍無期率土之心鳥驚魚潰方西規奄蔡南討琉球親總八狄之師屢踐三韓之域自以威行萬物顧指無違又躬為長君功高曩列寵不假於外戚權不逮於羣下足以轥轢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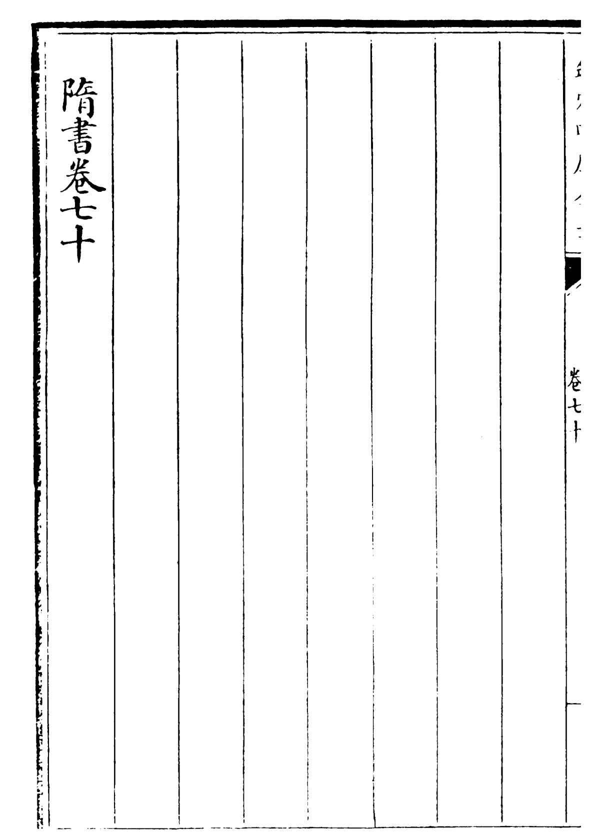
唐奄呑周漢子孫萬代人莫能窺振古以來一君而已遂乃外疎猛士内忌忠良恥有盜竊之聲惡聞喪亂之事出師命將不料衆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懊受顯誅竭誠克勝者以功高蒙隱戮或斃鋒刃之下或殞鴆毒之中賞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無罪免畏首畏尾進退維谷彼山東之羣盜多出厮役之中無尺土之資十家之産豈有陳涉亡秦之志張角亂漢之謀哉皆苦於上欲無厭下不堪命飢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識旌旗什伍

之容安知行師用兵之勢但人自為戰衆怒難犯故攻無完城野無橫陣星離碁布以千百數豪傑因其機以動之乘其勢而用之雖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將連踵覆沒莫之能禦煬帝䰟褫氣懾望絶兩京謀竄身於江湖襲永嘉之舊迹既而禍生轂下釁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請死而獲可身棄南巢之野首懸白旗之上子孫勦絶宗廟為墟夫以開皇之初比於大業之盛度土地之廣狹料戶口之衆寡算甲兵之多少校倉廩之虛實

九鼎之譬鴻毛未喻輕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級論地險則遼隧未擬於長江語人謀則句麗不侔於陳國高祖掃江南以清六合煬帝事遼東而喪天下其故何哉所為之迹同所用之心異也高祖北却強胡南并百越十有餘載戎車屢動民亦勞止不為無事然其動也思以安之其勞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時雍師無怨讟誠在於愛利故其興也勃焉煬帝嗣承平之基廓已安之業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視億兆如草芥顧羣臣如寇

鏁勞近以事遠求名而喪實兵纏魏闕阽危弗圖圍解
鴈門慢遊不息天奪之魄人益其災羣盜並興百殃俱
起自絶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訊之古老考其行事
此高祖之所由興而煬帝之所以滅者也可不謂然乎
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較與秦相類始皇并吞六國高祖
統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煬帝肆行猜毒皆禍起於羣
盜而身殞於匹夫原始要終若合符契矣玄感宰相之
子荷國重恩君之失得當竭股肱未議致身先圖問鼎

遂假伊霍之事將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敗不旋踵兄弟就葅醢之誅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會風雲奮其鱗翼思封函谷將割鴻溝朞月之間衆數十萬破化及摧世充聲動四方威行萬里雖運乖天眷事屈興王而義協人謀雄名克振壯矣然志性輕狡終致顛覆其度長挈大抑陳項之季孟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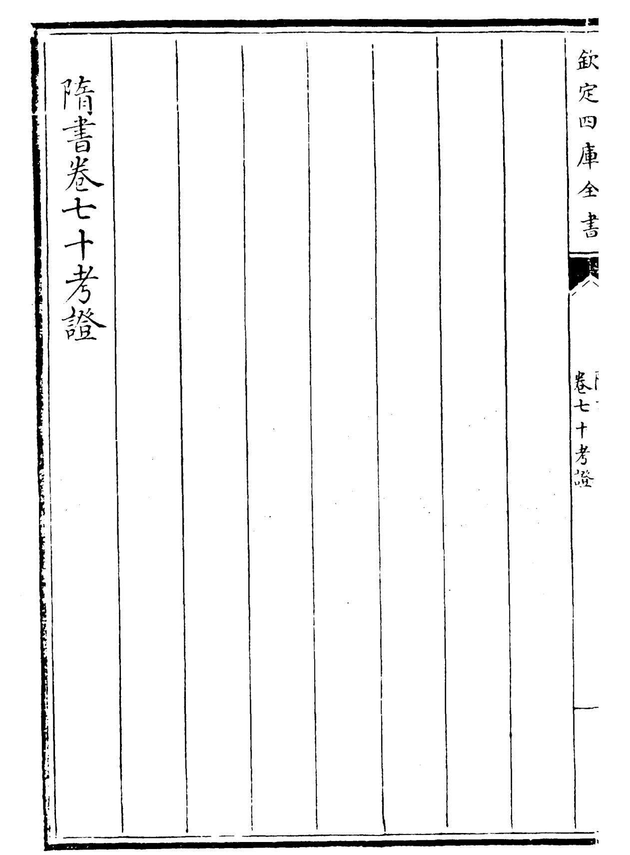


隋書卷七十

隋書卷七十考證

楊玄感傳李子雄趙元淑斛斯政劉元進○目錄注在楊玄感下本傳玄感下不注而各傳前另自標名臣映斗按四人俱附玄感而亂宜從目錄注名玄感之下而刪傳前另標之名以合附傳之體

趙元淑傳初事高寶寧○北史作初從高寶無寧字當是遺脫



隋書卷七十考證

謹案卷六十八第二頁前二行於是檢校將作大匠按監本檢校作趙㨖

第十三頁前八行汝前不將猛力來刋本力訛方據監本改

第十五頁前七行明年攝左屯衛將軍刋本明訛期據監本改

第十五頁後二行授將作少匠卒刋本少訛小據監本毛本改

卷六十九第六頁前六行五月負之從東北來立

刊本負訛貨據監本改後同

第十六頁前六行臣闔上天輔德皇天福謙刊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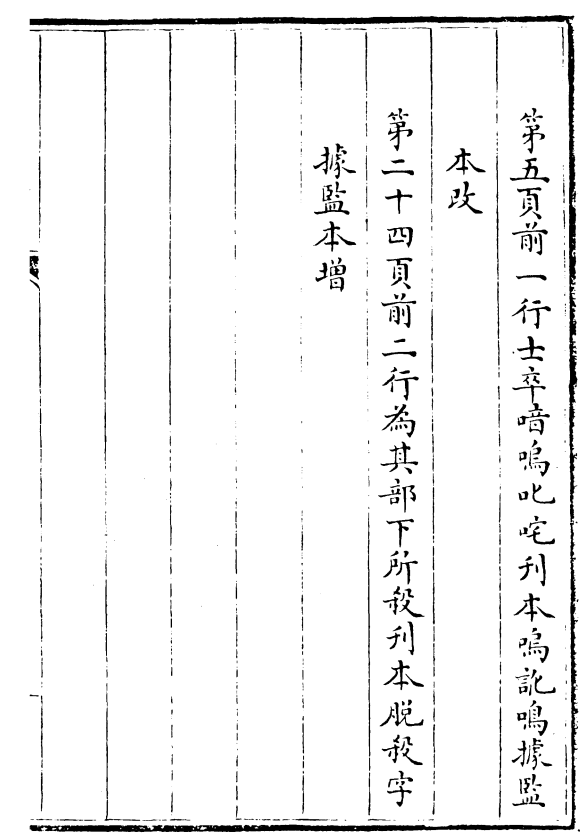
上作皇據監本改

卷七十第一頁前七行其父每謂所親曰刊本每

訛毋據監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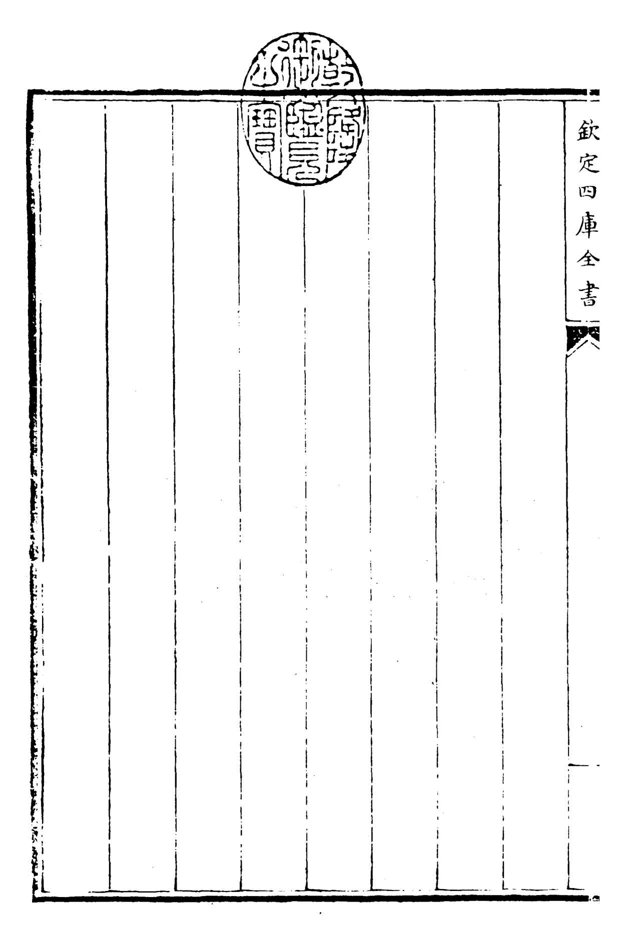
第四頁前八行令四海同心刊本脫令字據監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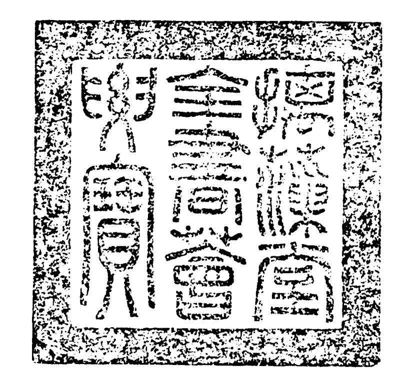
毛本增



第五頁前一行士卒喑嗚叱咤刋本嗚訛鳴據監本改

第二十四頁前二行爲其部下所殺刋本脫殺字據監本增





覆校官助教臣吴省蘭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録監生臣蔣瞻岵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隋書卷七十一至七十三

詳校官内閣侍讀臣孫球

隋書卷七十一

唐 特 進 臣 魏 徵 上

列傳第三十六

誠節

易稱聖人大寳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與義然則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義而已故仁道不遠則殺身以成仁義重於生則捐生而取義是以龍逄

投軀於夏癸比干竭節於商辛申蒯斷臂於齊莊弘演納肝於衛懿爰逮漢之紀信欒布晉之向雄嵇紹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幾焉至於臨難忘身見危授命雖斯文不墜而行之蓋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兹乎非夫内懷鐵石之心外負凌霜之節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歸者也皇甫誕等當擾攘之際踐必死之機白刃臨頸確乎不拔可謂歲寒貞柏疾風勁草千載之後懔懔如生豈獨聞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將來君子有所庶幾故

掇採所聞為誠節傳

劉弘

劉弘字仲遠彭城叢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孫也少好學有行檢重節概仕齊行臺郎中襄城沛郡穀陽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齊亡周武帝以為本郡太守尉迥之亂也遣其將席毗掠徐兖弘勒兵拒之以功授儀同永昌太守齊州長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職平陳之役表請從軍以行軍長史從總管吐萬緒渡江以功加上儀

同封濩澤縣公拜泉州刺史會高智慧作亂以兵攻州弘城守百餘日救兵不至前後出戰死亡太半糧盡無所食與士卒數百人煮犀甲腰帶及剥樹皮而食之一無離叛賊知其飢餓欲降之弘抗節彌厲賊悉衆來攻城陷為賊所害上聞而嘉歎者久之賜物二千段子長信襲其官爵

皇甫誕　陶模　敬釗

皇甫誕字玄慮安定烏氏人也祖和魏膠州刺史父璠

周隋州刺史誕少剛毅有器局周畢王引為倉曹叅軍高祖受禪為兵部侍郎數年出為魯州長史開皇中復入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遷治書侍御史朝臣無不肅憚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誕為河南道大使以檢括之及還奏事稱旨上甚恱令判大理少卿明年遷尚書右丞俄以母憂去職未朞起令視事尋轉尚書左丞時漢王諒為并州總管朝廷盛選寮佐前後長史司馬皆一時名士上以誕公方著稱拜并州總管司馬總

府政事一以諮之諒甚敬焉及煬帝即位徵諒入朝諒用諮議王頍之謀發兵作亂諲數諫止諒不納諲因流涕曰竊料大王兵資無敵京師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順勢殊士馬雖精難以取勝願王奉詔入朝守臣子之節必有松喬之壽累代之榮如更遷延陷身叛逆一挂刑書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願察區區之心思萬全之計敢以死請諒怒而囚之及楊素將至諒屯清源以拒之諒主簿豆盧毓出諲於獄相與協謀閉城拒諒諒襲擊

破之並抗節而遇害帝以誕亡身徇國嘉悼者久之下詔曰褒顯名節有國通規加等飾終抑惟令典并州總管司馬皇甫誕性理淹通志懷審正効官贊務聲績克宣值狂悖構禍凶威孔熾確殉單誠不從妖逆雖幽縶寇手而雅志彌厲遂潛與義徒據城抗拒衆寡不敵奄致非命可贈柱國封弘義公謚曰明子無逸嗣無逸尋為淯陽太守政甚有聲大業令行舊爵例除以無逸誠義之後賜爵平輿侯入為刑部侍郎守右武衛將軍初

漢王諒之反也州縣莫不響應有嵐州司馬陶模縏時令敬釗並抗節不從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幹仁壽初為嵐州司馬諒既作亂刺史喬鍾葵發兵將赴逆模拒之曰漢王所圖不軌公荷國厚恩致位方伯謂當竭誠效命以答慈造豈有大行皇帝梓宫未掩翻為厲階鍾葵失色曰司馬反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葵義而釋之軍吏進曰若不斬模何以壓衆心於是囚之於獄悉掠取資財分賜黨

與及諒平煬帝嘉之拜開府授大興令楊玄感之反也

率兵從衛玄擊之以功進位銀青光禄大夫卒官

敬釗字積善河東蒲坂人也父元約周布憲中大夫釗

仁壽中為繁畤令甚有能名及賊至力戰城陷賊帥墨

弼掠其資産而臨之以兵釗辭氣不撓弼義而止之執

送於偽將喬鍾葵所鍾葵釋之署為代州総管司馬釗

正色拒之至於再三鍾葵忿然曰受命則可不然當斬

釗答曰忝為縣宰遭逢逆亂進不能保境退不能死節

為辱已多何乃復以偽官相迫也死生唯命餘非所聞鍾葵怒甚熟視釗曰卿不畏死邪復將殺之會楊義臣軍至鍾葵遽出戰因而大敗釗遂得免大業三年煬帝避暑汾陽宮代州長史柳銓司馬崔寶山上其狀付有司將加褒賞會世基奏格而止後遷朝邑令未幾終

游元

游元字楚客廣平任城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孫也父寶藏位至太守元少聰敏年十六齊司徒徐顯秀引為參

軍事周武帝平齊之後歷壽春令譙州司馬俱有能名開皇中為殿内侍御史晉王廣為揚州總管以元為法曹參軍父憂去職後為内直監煬帝嗣位遷尚書度支郎遼東之役領左驍衛長史為蓋牟道監軍拜朝請大夫兼治書侍御史宇文述等九軍敗績帝令元按其獄述時貴倖其子士及又尚南陽公主勢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請屬元不之見他日數述曰公地屬親賢腹心是寄當咎身責已以勸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

按之愈急仍以狀劾之帝嘉其公正賜朝服一襲九年奉使於黎陽督運楊玄感作逆乃謂元曰獨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腦塗地加以陷身絕域之所軍糧斷絕此亦天亡之時也我今親率義兵以誅無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國寵靈功參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儔公之弟凡青紫交映當謂竭誠盡節上答鴻恩豈意墳土未乾親圖反噬深為明公不取願思禍福之端僕有死而已不敢聞命玄感怒而囚之屢脅以兵竟不屈

節於是害之帝甚嘉歎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縑五百匹拜其子仁宗為正議大夫弋陽郡通守

馮慈明

馮慈明字無佚信都長樂人也父子琮仕齊官至尚書右僕射慈明在齊以戚屬之故年十四為淮陽王開府參軍事尋補司州主簿進除中書舍人周武平齊授帥都督高祖受禪開三府官除司空司倉參軍事累遷行臺禮部侍郎晉王廣為并州總管盛選寮屬以慈明為

司士後歷吏部員外郎兼內史舍人煬帝即位以母憂去職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後更在臺意甚銜之至是謫為伊吾鎮副未之官轉交趾郡丞大業九年被徵入朝時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麗帝見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書兵曹郎加位朝請大夫十三年攝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東都也詔令慈明安集瀍洛追兵擊密至鄢陵為密黨崔樞所執密延慈明於坐勞苦之因而謂曰隋祚已盡區宇沸騰吾躬率義兵所向無敵東都危急

計日將下令欲率四方之衆問罪於江都卿以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義之言非所敢對密不悦兾其後改厚加禮焉慈明潛使人奉表江都及致書東都留守論賊形勢密知其狀又義而釋之出至營門賊帥翟讓怒曰爾為使人為我所執魏公相待至厚曾無感戴寧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來正欲除爾輩不圖為賊黨所獲我豈從汝求活耶欲殺但殺何須駡詈因謂羣賊曰汝等本無惡心因饑饉逐食

至此官軍且至早為身計讓益怒於是亂刀斬之時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楊汪上狀帝歎惜之贈銀青光祿大夫拜其二子惇忬俱為尚書承務郎王充推越王侗為主重贈柱國戶部尚書昌黎郡公謚曰壯武長子忱先在東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軍中遂遣奴負父屍柩詣東都身不自送未幾又盛花燭納室時論醜之

張須陁

張須陁弘農閿鄉人也性剛烈有勇略弱冠從史萬歲

討西爨以功授儀同賜物三百段煬帝嗣位漢王諒作亂并州從楊素擊平之加開府大業中為齊郡丞會興遼東之役百姓失業又屬歲饑穀米踊貴須陁將開倉賑給官屬咸曰須待詔勑不可擅與須陁曰今帝在遠遣使往来必淹歲序百姓有倒懸之急如待報至當委溝壑矣吾若以此獲罪死無所恨先開倉而後上狀帝知之而不責也明年賊帥王薄聚結亡命數萬人寇掠郡境官軍擊之多不利須陁發兵拒之薄遂引軍南轉

掠魯郡須陁躡之及於岱山之下薄恃驟勝不設備須陁選精鋭出其不意擊之薄衆大潰因乘勝斬首數千級薄收合亡散得萬餘人將北渡河須陁追之至臨邑復破之斬五千餘級獲六畜萬計時天下承平日久多不習兵須陁獨勇決善戰又長於撫馭得士卒心論者號為名將薄復北戰連豆子䴚賊孫宣雅石秪闍郝孝德等衆十餘萬攻章丘須陁遣舟師斷其津濟親率馬步二萬襲擊大破之賊徒散走既至津梁復為舟師所

拒前後狼狽獲其家累輜重不可勝計露布以聞帝大
悅優詔褒揚令使者圖畫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賊裴長
才石子河等衆二萬奄至城下縱兵大掠須陁未暇集
兵親率五騎與戰賊競赴之圍百餘重身中數瘡勇氣
彌厲會城中兵至賊稍却須陁督軍復戰長才敗走後
數旬賊帥秦君弘郭方預等合軍圍北海兵鋒甚鋭須
陁謂官屬曰賊自恃强謂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
矣於是簡精兵倍道而進賊果無備擊大破之斬數萬

級獲輜重三千兩司隷刺史裴操之上狀帝遣使勞問之十年賊左孝友衆將十萬屯於蹲狗山湏陁列八風營以逼之復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縛来降其黨觧象王良鄭大彪李畹等衆各萬計湏陁悉討平之威振東夏以功遷齊郡通守領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討捕大使俄而賊盧明月衆十餘萬將寇河北次祝阿湏陁邀擊殺數千人賊吕明星師仁泰霍小漢等衆各萬餘擾濟北湏陁進軍擊走之尋將兵拒東郡賊翟譲前後

三十餘戰每破走之轉滎陽通守時李密說讓取洛口倉讓憚須陁不敢進密勸之讓遂與密率兵逼滎陽須陁拒之讓懼而退須陁乗之逐北十餘里時李密先伏數千人於林木間邀擊須陁軍遂敗績密與讓合軍圍之須陁潰圍輒出左右不能盡出須陁躍馬入救之来往數四衆皆敗散乃仰天曰兵敗如此何面見天子乎乃下馬戰死時年五十二其所部兵晝夜號哭數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禄大夫裴仁基招撫其衆移鎮武牢

帝令其子元備總父兵元備時在齊郡遇賊竟不果行

楊善會

楊善會字敬仁弘農華陰人也父初官至毘陵太守善會大業中為鄃令以清正聞俄而山東饑饉百姓相聚為盜善會以左右數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後賊帥張金稱衆數萬屯於縣界屠城剽邑郡縣莫能禦善會率勵所領與賊搏戰或日有數合每挫其鋒煬帝遣將軍段達来討金稱善會進計於達達不能用軍竟敗焉

達深謝善會後復與賊戰進止一以謀之於是大克金稱復引渤海賊孫宣雅高士達等衆數十萬破黎陽而還軍鋒甚盛善會以勁兵千人邀擊破之擢拜朝請大夫清河郡丞金稱稍更屯聚以輕兵掠冠氏善會與平原通守楊元弘步騎數萬衆襲其本營武賁郎將王辯軍亦至金稱釋冠氏來援因與辯戰不利善會選精鋭五百赴之所當皆靡辯軍復振賊退守本營諸軍各還於時山東思亂從盜如市郡縣微弱陷沒相繼能抗賊

者唯善會而已前後七百餘陣未嘗負敗每恨衆寡懸殊未能滅賊會太僕楊義臣討金稱復為賊所敗退保臨清取善會之策頻與決戰賊乃退走乘勝遂破其營盡俘其衆金稱將數百人遁逃後歸漳南招集餘黨善會追捕斬之傳首行在所帝賜以尚方甲矟弓劍進拜清河通守其年從楊義臣斬漳南賊帥高士達傳首江都宫帝下詔褒揚之士達所部將竇建德自號長樂王来攻信都臨清賊王安阻兵數千與建德相影響善會

襲安斬之建德既下信都復擾清河善會逆拒之反為所敗嬰城固守賊圍之四旬城陷為賊所執建德釋而禮之用為貝州刺史善會罵之曰老賊何敢擬議國士恨吾力劣不能擒汝等我豈是汝屠酤兒輩敢欲更相吏邪臨之以兵辭氣不撓建德猶欲活之為其部下所請又知終不為己用於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傷痛焉

獨孤盛

獨孤盛上柱國楷之弟也性剛烈有膽氣煬帝在藩盛

以左右從累遷為車騎將軍及帝嗣位以藩邸之舊漸見親待累轉為右屯衛將軍宇文化及之作亂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衛者皆釋仗而走盛謂虔通曰何物兵形勢太異也虔通曰事勢已然不預將軍事將軍慎無動盛大罵曰老賊是何物語不及被甲與左右十餘人逆拒之為亂兵所殺越王侗稱制贈光祿大夫紀國公謚曰武節

元文都

元文都洵陽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則周小冢宰江陵總管文都性鯁直明辨有器幹仕周為右侍上士開皇初授內史舍人歷庫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為尚書左丞轉太府少卿煬帝嗣位轉司農少卿司隷大夫尋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幾授太府卿帝漸任之甚有當時之譽大業十三年帝幸江都宮詔文都與段達皇甫無逸韋津等同為東都留守及帝崩文都與達津等共推越王侗為帝侗署文都為內史令開府儀同三司

光祿大夫左驍衛大將軍攝右翊衛將軍魯國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為帝擁兵至彭城所在響震文都諷侗遣使通於李密密於是請降因授官爵禮其使甚厚王充不悦因與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陰有誅充之計侗復以文都領御史大夫充固執而止盧楚說文都曰王充外軍一將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預吾事且洛口之敗罪不容誅今者敢懷跋扈宰制時政此而不除方為國患文都然之遂懐奏入殿事臨發有人以告充充

時在朝堂懼而馳還含嘉城謀作亂文都頻遣呼之充稱疾不赴至夜作亂攻東太陽門而入拜於紫微觀下侗遣人謂之曰何為者充曰元文都盧楚謀相殺害請斬文都歸罪司寇侗見兵勢漸盛度終不免謂文都曰公自見王將軍也文都遷延而泣侗遣其署將軍黄桃樹執文都以出文都顧謂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當夕及侗慟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憫默出至興教門充令左右亂斬之諸子並見害

盧楚

盧楚涿郡范陽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學鯁急口吃言語澁難大業中為尚書右司郎當朝正色甚為公卿所憚及帝幸江都東都官寮多不奉法楚每存糾舉無所迴避越王侗稱尊號以楚為内史令左備身將軍攝尚書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與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輔幼王及王充作亂兵攻太陽門武衛將軍皇甫無逸斬關逃難呼楚同去楚謂之曰僕與元公

有約若社稷有難誓以俱死令捨去不義及兵入楚匿於大官署賊黨執之送於充所充奮袂令斬之於是鋒刃交下支體糜碎

劉子翊

劉子翊彭城叢亭里人也父徧齊徐州司馬子翊少好學頗鮮屬文性剛謇有吏幹仕齊殿中將軍開皇初為南和丞累轉秦州司法參軍事十八年入考功尚書右僕射楊素見而異之奏為侍御史時永寧令李公孝四

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朞報朞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傍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

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三省令旨其義甚明今言令許不解何其甚謬且後人者為其父母朞未有變隔以親繼親繼既等故知心喪不殊服問云母出則為繼母之黨服豈不以出母族絕推而遠之繼母配父引而親之乎子思曰為伋也妻是為白也母不為伋也妻是不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

已生如謂繼母之来在子出之後制有淺深者考之經傳未見其文譬出後之人所後者初亡後之者始至此復可以無撫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長沙人王毖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絶毖於内國更娶生子昌毖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居重不攝職事於時議者不以為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别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又晉鎮南將軍羊祜無子取弟子伊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聞

伊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禮議子之出養必由父命無命而出是為叛子於是下詔從之然則心服之制不得緣恩而生也論云禮者稱情而立文仗義而設教還以此義諭彼之情稱情者稱如母之情仗義者仗為子之義名義分定然後能尊父順名崇禮篤敬苟以母養之恩始成母子則恩由彼至服自已來則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繼母慈母本實路人臨已養已同之骨血若如斯言子不由父

縱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繼雖在三年之下而居齊朞之上禮有倫例服以稱情繼母本以名服豈藉恩之厚薄也至於兄弟之子猶子也私昵之心實殊禮服之制無二彼言以輕如重自以不同此謂如重之辭即同重法若使輕重不等何得為如律云準枉法者但準其罪以枉法論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禮以設教準者準擬之名以者即真之謂如以二字義用不殊禮律兩文所防是一將此明彼足見其義取譬伐柯何遠之有又論

云取子為後者將以供承祧廟奉養己身不得使宗子歸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後妻也然本父後妻因父而得母稱若如来旨本父亦可無心喪乎何直父之後妻論又云禮言舊君其尊豈復君乎已去其位非復純臣須言舊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復純孝故言其已見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異也此又非通論何以言之其舊訓殊所用亦别舊者易新之稱其者因彼之辭安得以相類哉至如禮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負荷傳云衞雖

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異其君復有異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令炫敢違禮乖令侮聖干法使出後之子無情於本生名義之分有虧於風俗徇飾非於明世彊媒孽於禮經雖欲揚已露才不覺言之傷理事奏竟從子翊之議仁壽中為新豐令有能名大業三年除大理正甚有當時之譽擢授治書侍御史每朝廷疑議子翊為之辯析多出衆人意表從幸江都值天下大亂帝猶不悟子翊因侍切諫由是忤旨令子翊為丹陽留守尋遣

於上江督運爲賊吳棊子所虜子翊說之因以衆首傻遣領首賊清江遇煬帝被殺賊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斬所言者賊又欲請以爲主子翊不從羣賊執子翊至臨川城下使告城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於是見害時年七十

堯君素 陳孝意 張季珣 松贇

堯君素魏郡湯陰人也煬帝爲晉王時君素以左右從及嗣位累遷鷹擊郎將大業之末盜賊蜂起人多流亡

君素所部獨全後從驍衛大將軍屈突通拒義兵於河東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膽略署領河東通守義師遣將呂紹宗韋義節等攻之不尅及通軍敗至城下呼之君素見通歔欷流涕悲不自勝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霑襟因謂君素曰吾軍已敗義旗所指莫不響應事勢如此卿當早降以取富貴君素荅曰公當爪牙之寄為國大臣主上委公以關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國祚隆替懸之於公柰何不思報効以至於此縱不能遠慙

主上公所乘馬即代王所賜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君素曰方今力猶未屈何用多言通慙而退時圍甚急行李斷絶君素乃為木鵝置表於頸具論事勢浮之黄河泝流而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歎息於是承制拜君素為金紫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勞苦之監門直閤龎玉武衛將軍皇甫無逸前後自東都歸義俱造城下為陳利害大唐又賜金劵待以不死君素卒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

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濟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國家未甞不歔欷甞謂將士曰吾是藩邸舊臣屢蒙奬擢至於大義不得不死今穀支數年食盡此穀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傾敗天命有歸吾當斷頭以付諸君也時百姓苦隋日久及逢義舉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於統領下不能叛歲餘頗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傾覆又糧食乏絶人不聊

生男女相食衆心離駭白虹降於府門兵器之端夜皆光見月餘君素為左右所害

河東陳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貞介知名大業初為魯郡司法書佐郎内歸為廉平太守蘇威嘗欲殺一囚孝意固諫至於再三威不許孝意因解衣請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謝而遣之漸加禮敬及威為納言奏孝意為侍御史後以父憂去職居喪過禮有白鹿馴擾其廬時人以為孝感之應未朞起授鴈門郡丞在郡菜食齋居

朝夕哀臨每一發聲未甞不絶倒𣳚毁骨立見者哀之於時政刑日紊長吏多贓汙孝意清節彌厲發姦擿伏動若有神吏民稱之煬帝幸江都馬邑劉武周殺太守王仁恭舉兵作亂孝意率兵與武賁郎將王智辯討之戰於下館城反為所敗武周遂轉攻傍郡百姓兇兇將懐叛逆前郡丞楊長仁鴈門令王確等並桀黠為無賴所歸謀應武周孝意隂知之族滅其家郡中戰慄莫敢異志俄而武周引兵來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

獨守外無聲援孝意執志揞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絶竟無報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詔勑庫俯伏流涕悲動左右圍城百餘日糧盡為校尉張倫所殺以城歸武周

京兆張季珣父祥少為高祖所知其後引為丞相參軍事開皇中累遷并州司馬仁壽末漢王諒舉兵反遣其將劉建略地燕趙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復縱火燒其郭下祥見百姓驚駭其城側有西王母廟祥登城

望之再拜歸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燒神其有靈
可降雨相救言訖廟上雲起須臾驟雨其火遂滅士卒
感其至誠莫不用命城圍月餘李雄援軍至賊遂退走
以功授開府歷汝州刺史靈武太守入為都水監卒官
李珣少慷慨有志節大業末為鷹擊郎將其府據箕山
為固與洛口連接及李密翟讓攻陷倉城遣人呼之李
珣罵密極口密怒遣兵攻之連年不能克時密衆數十
萬在其城下李珣四面阻絶所領不過數百人而執志

彌固擋以必死經三年資用盡樵蘇無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處季珣撫廵之一無離叛糧盡士卒羸病不能拒戰遂為所陷季珣坐聽事顔色自若宻遣兵禽送之羣賊㕜季珣令拜宻季珣曰吾雖為敗軍之將猶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賊也宻壯而釋之翟讓從之求金不得遂殺之時年二十八其弟仲琰大業末為上洛令及義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殺之以歸義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宇文化及之亂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凡弟俱

死國難論者賢之

北海松贇性剛烈重名義爲石門府隊正大業末有賊楊厚擁徒作亂来攻北海縣贇從郡兵討之贇輕騎覘賊爲厚所獲厚令贇謂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歸降贇偽許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贇爲官軍覘賊邂逅被執非力屈也今官軍大来並已至矣賊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爲憂賊以刀築贇口引之而去毆擊交下贇罵厚曰老賊何敢致辱賢良禍自及也言未卒賊已斬

斷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銳氣益倍北海卒完煬帝遣戶曹郎郭子賤討厚破之以贇亡身殉節嗟悼不已上表奏之優詔褒揚贈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則小生為重矣比義則輕然則死有重於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輕於鴻毛死與義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無再得故處不失節所以為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誦勇於蹈義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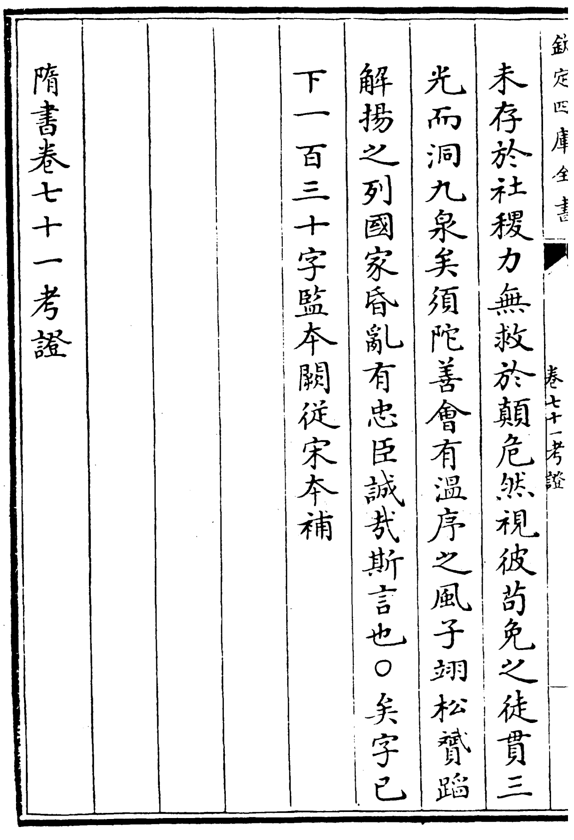
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葅醢之誅以殉忠貞之節雖功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苟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溫序之風子翊松贇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

隋書卷七十一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

楊善會傳用爲貝州刺史○監本貝訛具　臣昳斗按地理志無貝州而清河郡注後周置貝州時建德政陷清河故欲用善會爲貝州刺史也

史臣賛所以爲難矣楊諒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熾皇甫誕游元馮慈明臨危不顧視死如歸可謂勇於蹈義矣獨孤盛元文都盧楚堯君素豈不知天之所廢人不能興甘就菹醢之誅以徇忠貞之節雖功



未存於社稷力無救於顛危然視彼茍免之徒貫三光而洞九泉矣須陀善會有温序之風子翊松贇蹈解揚之列國家昏亂有忠臣誠哉斯言也○矣字已下一百三十字監本闕從宋本補

隋書卷七十一考證